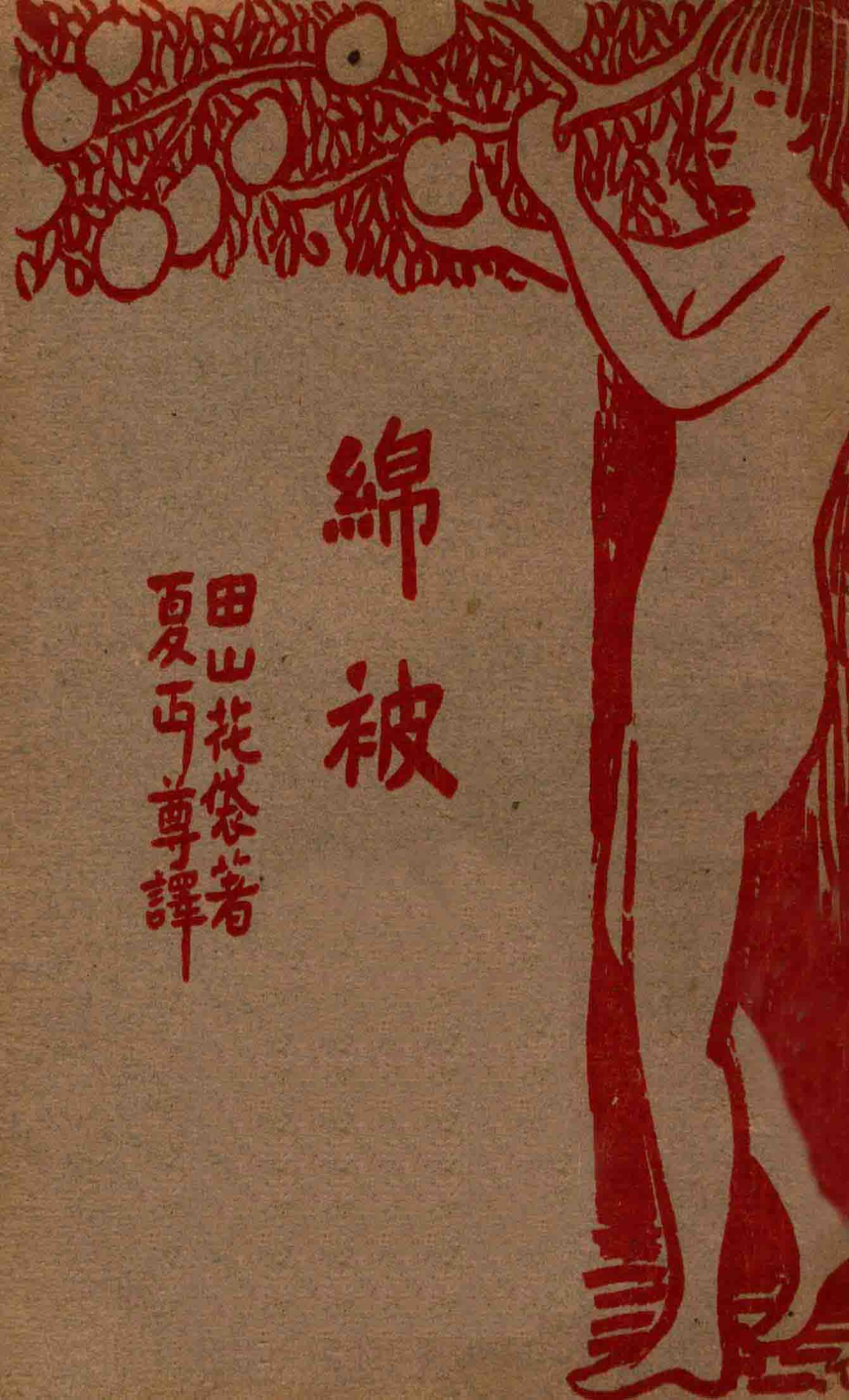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綿被

田山花袋著
夏丏尊譯

愛 慾 (代序)

方光靈

想來已是將近十年了。

正當春色惱人，櫻花爭豔的三月，日邦人士，真是舉國若狂，各趁着大好的春光，及時行樂。男的插花攜酒，女的豔服濃妝，都如癡如醉地，成羣結隊着，齊往郊外去欣賞那全國稱頌的名花。在異鄉——東京——作客的我，自然提不起那般逸興閒情；不過當這春假期中，悶居在客寓裏，真也覺得無聊。同寓的幾位朋友，新近卻醉心了田山花袋的綿被，每日團聚在下宿屋的小房子裏，熱烈地雄談着他們的戀愛哲學，我因了這機緣，便從他們處借來這冊名著，費上一夜工夫，總算囫圇地讀完了。當這情熱的，浪漫的少年時代，我原

沈浸在空想幻夢裏面，當然理解不了書中深切的悲哀和人生的煩惱；但這段香豔的故事，卻也做了我當時的夢想資料。茶餘飯後，每和朋友相遇的時節，彼此都是異口同聲，爭效着芳子姑娘的口吻。喜歡說什麼「咦！先生！什麼！」呀！刻毒的師母！記得的師母！鬧個不休；而在我的頭腦中，又復描畫出芳子姑娘的情影，眉飛色舞地居然以竹中時雄自命了。幻想着他年回國之後，我必以小說名世；也許從茲博得二三名媛淑女，投我門下。那時便要擇一豔麗多嬌的，加以教育，或當溫暖的三春晚上，傍着明亮的電燈，教她讀什麼屠格涅夫全集；或在涼爽的仲秋月夜，對着將開的叢菊，和她談些世界文藝思潮。自然我還沒有結婚，她也用不着向我師母，說什麼早十年出世的話……

唉！像這樣的香甜好夢，當日真不知做過幾回，可憐流光如矢，歸國後匆匆已是三年了，這三年來，東奔西走，謀食謀衣，不要說什麼小說名世，就連寫作小說的餘閒，亦何曾有過！我真如野馬套上了絡頭，蒙蔽了雙眼，身上受了鞭撻，不能不拉着「生活」的馬車，盲目

地向前奔走，所謂名媛淑女的幻想奇思，真的早已忘懷了！三年間的成績，總算在現實社會裏，嘗了不少的辛苦，受了不少的教訓，纔明白得什麼戀愛，什麼結婚，都無非是造物弄人的把戲。任憑你說得怎樣優美高尚，怎樣芳豔香甜，怕在這五濁世界中，總逃不了一場醜惡的愛和慾的爭鬭。

倥傯勞碌中，三十之年，忽焉已過去了。雖然我還未及中年，卻有些傷於哀樂！從前所愛吟的戀歌，喜讀的言情小說，都早就打疊起來，埋藏在破竹笥內，不必說，沒有再讀的餘閒，實在已沒有再讀的勇氣了！去年夏日，叩尊先生在白馬湖上，一時高興譯完了綿被帶到江灣來，叫我替他對校原文，細讀一過。我當時雖然承諾了；但一記起昔日的浪漫奇思，一憶到芳子的嬌豔語調，真有幾分隔世之感，再也提不起重讀的精神。我的先生剛倉氏常常說他，一過了五十歲，每聽到肉聲似的震顫的梵啞鈴，便感到膩煩嘈雜；只有沉着的鋼琴音，纔能使他寧靜，雖然我還沒有老到厭聽梵啞鈴，但我平日耽讀着蘭姆的愛麗亞

小品集和吉興的草堂日記，對於那些談戀講愛的小說，卻也有點怕讀了。丐尊先生回白馬湖後，屢次來信催迫，實在延宕不過，終於勉強地翻開原文譯文，爲他校讀了一番，誰知校完以後，所得的印象，卻與十年前的迥異了！

年齡總算沒有虧待了我，綿被也沒有欺騙了我，書中主人公的悲哀和苦悶，我自信現在不特能了解得幾分，真的在我心中，竟也能感到同樣的煩憂。我深深地痛感到我們不幸生而爲人，既做了上帝的選民。又甘爲撒但的奴隸。上帝教我們以愛，撒但誘我們以慾。在愛慾的當中，苦樂悲歡，交替不絕地騷擾着，我們從此便無寧日了！

真的，我們只要有宏深的愛，堅固的信心，縱然打不出苦樂悲歡的重圍，但我們的生括，總能因此益加充實罷。詩聖勃朗寧（Robert Browning）在愛芙靈胡柏（Evelyn Hope）一詩裏，怎樣地啟示了我們！容我且把這詩的大意，抄譯在下面：

『美麗的愛芙靈胡柏死了，暫且坐在她的旁邊守着罷。那是她的書架，這是她的臥牀。她摘來的天竺葵花，在瓶中雖已漸形枯萎，想還是和她生時，沒有什麼差異。窗戶緊閉，沒有光照進來；僅從窗隙間，透射出二條長長的光線。

十六歲便死了！怕她還沒有聽見過我的名姓；而且她也未曾到達了她的戀愛時期。種種的希望和目的，橫亘在她的前途；她也有她的義務，更有她的些細煩憂，時而寧靜，時而騷然。又誰知突然地上帝招手召她，到如今單單留存下這慘白的顏面。

愛芙靈胡柏現在向你說，難道是太遲了麼？你的靈，純真。用氣，水，火造你的善星，便是司你運命的明神。我和你年齡相差三倍；我和你生活的道路，顯是分歧；難道因了這些，我和你只能算是尋常的世途伴侶，此外便毫不相關了，無緣分。

不，決不是那樣。在天的上帝，有創造的大力，也有惠諾的宏恩。他創造愛來酬

答愛，要使世間沒有單戀二字留存。我爲我自身的愛，仍然向你追尋。我明知這是遠遠未來的事，真不知要牽延幾世幾生。當尋到你的時節，尙未來臨，我應知應學的事還多着，正該嘗盡一切的苦辛。

這時節要來的，終於要來的罷。愛芙靈胡柏！你那純潔晴明的靈和肉，長年累月埋藏在下界，究爲了什麼？我這樣向你尋問的時節，終於來臨的罷！你那琥珀般黃的髮，天竺葵花般紅的口唇，究爲着誰呢？當新生命畢竟代替了舊生命的時候，你我的關係，成了怎樣？想來我能明白了那些的時節，終於來臨的罷。

在未來的生裏，我將和你說：「從那時以來，我自身增加了許多生活經驗；真不知幾回的拋棄自己，幾度的轉生。衆人所獲得的，我已得了。探索了幾多時代，踏遍了幾許都城；但在我心靈的全範圍，總差着一個——單單少了一件東西，我不知我失了她，抑或是她拋了我；總覺得少着的只是這一件東西。（意即指未遂的

戀愛）愛芙靈胡柏呀！到如今追尋你纔得到了你。結果怎樣？我和你且看着罷。」
愛芙靈胡柏！和你談這話的未來之日，終於來臨的罷。

到了那時，想我更當和你這樣說：「愛芙靈呀！我真始終愛戀着你，在我的胸中，縱然充實，卻總覺得缺少了一些。因此爲你少年天真的笑，爲你嬌豔嫩紅的嘴唇，爲你的金絲的髮，在我胸中，早就留下了十二分的餘地，去容藏那些。」現在我將這天竺葵花的一瓣，藏在你那冷的掌心，保持着，其間有我你的祕密留存。安靜地長眠罷！在未來之生裏，你將醒，你將記起今日的我，你將恍然有所悟罷。」

這詩真充滿了堅強的信仰，「上帝創造愛來酬答愛」是何等有力，何等信心堅固的話！「探索了幾多時代，踏遍了幾許都城」是何等勇敢，何等剛毅的精神！可憐在我們利害打算，得失計較的凡人心頭，這許多偉大的言詞，早已不能生根了！懷疑蒙蔽了我們的

眼睛，肉慾塗抹了我們的神性，卑怯消磨了我們的意志，可憐我們終於不能被深鎖在「虛偽」的監牢中，煩悶無聊地把一生過了。

真的，我們倘能打破囚襲的藩籬，踐踏世間的道德，做一縱情任性的滿足自己的惡魔，也許比諸虛偽的過活，還多留得幾分人性，即在生的意義上，怕也較為充實罷。詩聖勃朗寧在包菲麗亞的戀人（*Porphyria's Love*）一詩裏，同樣地啓示了我們。容我再把這詩的大意抄譯在下面罷：

『今宵早就下了雨，不久更刮起凄其的風，凶惡地吹折了榆枝，狠命地攪翻了湖水，我心要碎裂似的聳聽着。包菲麗亞在這當兒溜進來了，她閉上了門，把寒冷和暴風，一齊送出。她彎身下去，燃着了將死的火爐，使得草廬中滿室溫暖。做畢了，她復站起身來，除去了淋溼的外衣和圍巾，把污泥的手套，擱在一旁；復解開帽紐，

讓那濡溼的頭髮，散亂下垂。她於是走近我的身傍，叫喚我，默默無言中，她復把我的手圍在她的腰際。裸出雪白的肩，鬆散的金絲髮，披在上面。她更低身下去，把肩兒支承着我的頰兒，金絲髮散亂地遮蔽了一切。她囁嚅地說她如何愛我；她太怯弱了，雖然費盡心力，仍脫不了誇耀和虛榮的羈絆，解不開糾紛的心情；因此便不能把她的終身歸屬了我。然而熱情有時卻能佔了勝利。今夜的盛筵，總抑制不了她的相思情緒。她想念着那戀愛成空，正爲她憔悴的人兒，竟冒着狂風暴雨，突然間來到我處。我細察她的眼，在那裏確充滿了愉悅和矜矜。我終於明白了包菲麗，亞真敬重我的。驚愕膨脹了我的心，我鎮靜心神。追問自己「究竟應該如何處理。」只有在這一瞬間，她是我有的，是美妙，至純，至上的我的所有。我想到了一事，我應當去做；便把她的髮兒拼揉成一條金色長繩，在她的細頸上一重二重三重地繞了三圈，我絞殺了她！她正如蜜蜂被關閉在花心，也沒有什麼痛苦。我更小心地開

開了她的臉皮，在毫無塵垢的碧眼中，還留有笑痕。我就從她的頸間，解開了捲牢的髮，當熱烈地吻着她，雙頰重又浮起了紅暈。我們依舊相偎傍着，正和前一樣；不過此次卻是我的肩兒，支承着她那下垂的首領。玫瑰色的含笑的顏面，呈露出愉悅的歡心。這是因她的願望已成就了：消失了一切的毀謗，卻得着了，我，她的戀人。她真想不到怎樣她的願望竟得了依從應允。我們這樣安靜地默坐到天明，毫不動驚。但是上帝呢？卻也不說什麼。

這首詩真大膽地說穿了戀愛的心理，同時也揭破了人們的獸性。「我絞殺她了，她也沒有什麼痛苦。」是何等縱情任性的自私的言詞！上帝也不說什麼！是何等剛愎，蔑視一切的話！王爾德在萊丁獄中歌裏會說：

Yet each man kills the things he loves, (大意)讓大家都一齊聽着，

By each let this be heard,

世間一切男人把心愛的東西殺掉，

Some do it with a bitter look,

有的用着苦顏，

Some with a flattering word,

有的用着甘言，

The coward does it with a kiss.

膽怯的用着接吻，

The brave man with a sword,

只有勇者纔拿着刀兒把愛人殺掉。

絞殺愛人的，真不失爲一堂堂勇者！可憐膽怯的我們，包圍在一切的法世和因襲的道德中間，得失計較，利害打算，一方怕失去心愛的人兒，一方卻又拋不了金錢名譽，因此我們就和勃朗寧說的「未燃的明燈」(Unlighted Lamp)一樣，在虛偽詐僞裏，空虛地把一生耗了。

我們生而爲人，原具備有神獸二性。愛和慾在我們胸中燃燒衝撞。我們不能學愛美的戀人，堅強地信賴上帝；又不能效包菲麗亞的戀人，蔑視一切，佔有了愛人。在我們短

促的一生裏，爲了靈肉鬭爭，煩悶，痛苦，悲哀紛擾糾纏着，從此人間便成了我們的煉獄（purgatory）。我們站在天堂地獄的交界上，瞻前顧後，我們的生活，真應如何真摯，如何嚴肅，毫不懈怠地，力求着生之充實。唉！可憐我們在這短促時期中，明知「死」是不可避免，卻日日以「不死」自欺自慰，直到了鬼門關上，纔知道死已臨頭，到那時真也萬悔莫及了！我們倘能把「死」時時刻刻放在心中，我們的生活，自然能不苟且，自然能努力認真。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成了我們的祈禱，我們的言詞也都成了我們的懺悔。

田山花袋是在煉獄界中能認真過活的一人。綿被也就是他的懺悔實錄。不必說書中的主人公，便是田山氏自身了！他於靈肉的衝突，愛慾的爭鬭，真能大膽真摯地敘述，嚴肅露骨地描寫。我初讀此書，粗忽這些，卻單單注意那香豔事實，我真糟塌了此書。我信中文譯本出世，國中必有若干青年愛讀此書；其間也許有一二粗心如我的人，只求事實，圖吞棗地糟塌了綿被，怕這責任非譯者所擔負得起的罷。現在容我把這書着眼處，節鈔

幾節出來加以私意的解釋；藉此可以明白我重讀此書的態度，且以補我從前糟塌之過於萬一。

當橫山芳子居住在竹中家內不上二月，家庭間對於竹中和芳子的猜疑，已似陰雲般密布着。竹中終於把芳子寄居在他的姊姊家中。那時竹中曾有一段深刻的反省，記在書中十七至二十頁內：

妙齡女子常現輕佻，纔輕佻即復沈靜，對於些微的事情，也會無端地動情，無謂地煩悶。那種不是戀愛，也不是非戀愛的迷離態度，不斷地使時雄受其誘惑。道義之力，習俗之力，機會一到，其破碎比裂帛還容易，所不容易到的只是這衝破一切的機會罷了。

在時雄自想，這機會在這一年中至少是有兩次遇到了的。一次是在芳子寄來

厚厚的信來，和淚訴說自己無狀，恐不能報答先生的厚恩，不如回到故鄉作了農夫之妻在鄉間埋了一生的時候。還有一次是在某一夜芳子正獨自看守屋子時雄偶然去訪問她的時候。第一次的時候，雄曾也明瞭她來信的用意，爲了回信的寫法，會煩惱得一夜沒睡。幾次地竊視妻的熟睡着的臉，自責自己良心的麻木，第二日早晨寄去的回信，儼然取了師的態度。第二次是這以後兩個月光景的春天晚上，雄偶然去訪問時，芳子敷了粉，相貌打扮得很好，茫然地坐在爐旁。

『做甚麼？』這樣問她。

『看屋子哩。』

『姊到那裏去了？』

『到四谷買東西去了。』

說了注視時雄的面孔，那樣子真是豔麗。時雄因這有力的一瞥，不禁心胸悸動。

了。彼此道了兩三句的普通言語，可是在這平凡的談話中，彼此都似乎覺到有不是平凡的地方，這時候如果再對語十五分鐘，事情就不可知了。女的富於表情的眼炯炯地，言語都帶豔氣，態度迥異尋常。

『今夜打扮得很美哩！』男的故意取笑了說。

『呃，方纔入了浴的。』

『粉很白哩。』

『噢！先生！』說着笑了，把身體傾斜了作出嬌態。

時雄立刻走了。芳子阻止他說還早，時雄堅說非回去不可，芳子戀戀地在月下走送一程，那白面龐上確籠着某種深玄的神祕。

他明知道義習俗之力，機會一到，破碎得比裂帛還容易；然而機會來了，他怎樣呢？

不是儼然取了師的態度麼？他不是堅說非回去不可麼？這其間他深感到靈肉鬭爭的苦痛，愛慾衝突的煩悶，他終於嚴肅真摯地逃避開了！

當芳子來東京的途中，遇到田中秀夫，因此而墮入了戀愛的時節，竹中胸裏的煩憂，重復鮮明起來了。書中二十一頁裏，有了這樣一段記述：

時雄不得不煩悶了，自己的所愛的人突被奪去，心很不快。自己本來沒有把女弟子當作戀人的意思，如果有這樣明白的意思，那末在那兩次接近的好機會裏，應該是毫無躊躇的了。可是，把這所愛的女弟子——在寂寞的生活裏加增色彩給與無限的力的芳子，突然任人奪去，能容忍嗎？前兩次的機會雖都躊躇了沒有提到，然待第三次機會第四次機會來時，創造新運命與新生活，實是他心坎底裏的希望。時雄悶了，心亂了，嫉妒，可惜，悔恨雜成一處，在頭腦裏旋風似地迴轉，爲師的道義之念